

吉林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员：

# 提升执法技能，助力全省文化高质量发展

本报驻吉林记者 张海梅

10月19日早上8点半，随着来自吉林省9个州市及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文广新局选派的11支代表队共44名队员鱼贯进入比赛场地，吉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预赛正式拉开帷幕。“检验的时刻到了！”“我们准备好了！”参赛选手们精神十足。

吉林省文化厅对全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非常重视，继今年4月初文化和旅游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开展第二届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后，吉林省文化厅联合吉林省总工会于4月20日印发《关于开展2018年全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的通知》，部署相关工作。“我们明确提出要注重实效，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员参与，通过练兵和竞赛切实提高队伍素质。”吉林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队长李玉忠说。

自今年7月起，岗位练兵在吉林省文化市场执法队伍内全面铺开，全省607名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全员参与，以市州为单位通过自学、互帮互学、部门集中培训等多种方式开展业务培训，突出培训实效。其中，通化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支队不搞少数业务骨干阶段性集中的“精英赛”，而是进行全市、全系统、全人员的“联合赛”，明确要求全员参与、全程学练，真正做到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吉林市成立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领导小组，科学部署各个环节工作任务，确保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白城市要求参训人员做到“五到”：每次活动必到，提早到不迟到，尽量多人到，认真听讲人到心到，做好记录笔要到。

高标准、严要求下，吉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中掀起了学习热潮，形成了领导带头学、骨干积极学、参赛队员深入学、全体队员全面学的良好局面。入选第三届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培训师资库的吉林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队员高旭介绍，今年吉林共组织省级线下培训3次，各地市共开展线下培训22次，并通过参加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以案施训、师资巡讲等培训学习，以与湖北、新疆、西藏等对口交流协作为契机开展培训学习。吉林省文化市场稽查总队派专人以电话、微信、现场检查督导等方式进行工作督导，确保各地把工作落实做细。

吉林省牢牢抓住“强化活动效

果，通过练兵比武活动实现队伍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才建设上台阶”目标，要求执法人员不死读书、硬背诵，而是结合各地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以活动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吉林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在此次全省竞赛决赛中获得团队第二、队员朱广林获得个人第一的好成绩。该支队队长郑涛表示：“我们没把学习当成枯燥的事，也不搞封闭式训练和死记硬背，而是把相关考核点贯穿于实际工作中，先学习再实际执法，在工作中强化对政策法规的理解记忆，效果特别好。”据介绍，为了调动学习积极性，吉林省各地积极探索，营造了你争我赶的浓厚学习氛围，通过练兵比武活动，执法队员的上进心更足了，集体凝聚力也更强了，展现出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018年，吉林省完成了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执法人员全部实现参公管理，并实现同城一支执法队伍。改革大大鼓舞了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家工作热情高涨的同时，也深知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

吉林省文化厅在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重要节点，以练兵比武为契机，力争打造一流文化执法队伍。此次获得吉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决赛团体冠军的四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队长孟立夫感慨地说：“同城一支队伍改革，我们有两个区的执法人员并入市执法支队，因为有些业务原来区里的执法人员没接触过，所以执法能力相对弱一些，练兵比武活动正当其时，他们得以全面系统学习，专业技能提升特别明显。”

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吴宏韬表示：“这不是一次单纯的业务能力的提升，更是培育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业‘吉林工匠’的一次活动，是全省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大力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

目前，吉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预赛、决赛已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落下帷幕。执法队员们说，通过比赛，执法技能进一步提升，助力全省文化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信心更足了。

(上接第一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研室主任朱晓谷说：“《玄奘西行》在努力探索民乐创新和民乐演奏的新形式，创作之艰辛可想而知。在创作技法和乐器组合上，剧中的15首乐曲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给人以深刻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张振涛认为，该剧旋律动听、风格独特，又不落俗套、雅俗共赏，在乐曲的演奏形式上，囊括了独奏、重奏、小型合奏、大型交响等多种形式，既保留了传统审美方式，又在必要时有所突破，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延续。

打破民族管弦乐队常规表演模式，让演奏家在剧中扮演角色，是《玄奘西行》创作排演过程中的一个难点。中央民族乐团常任指挥刘沙说：“刚开始扮演角色说台词的时候，有些演奏家很不适应，甚至一度十分抵触。后来，通过舞台实践，大家慢慢接受并理解，最终认可了这种表演方式。”中国歌舞剧院原副院长金纪广说：“我也是搞乐队出身，对演奏者非常了解，想让他们在舞台上说话是特别困难的，但今天我们看到了，不但大家能说，而且愿意说，还说得那么好，表现得那么出色，真是太难得了。”山东歌舞剧院院长王彬林认为，这种尝试突破民乐演奏和艺术交流方式的努力，对于剧院管理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而该剧的打造使得乐团的演出水平更上一层楼——正如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席强所介绍的，通过一系列创新剧目，乐团培养了一批具备综合素质和演奏家，涌现了一大批能够胜任当今多元文艺舞台要求的艺术家。

“这场演出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在于它依然是以民族器乐为主

体，依然是高质量的民族器乐作品。”樊祖荫说。创新的根基在传统，在《玄奘西行》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三度深入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不仅搜集了大量民

族民间音乐素材，还切实感悟了各地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经过近两年的潜心创作和精心打磨，最终把这部剧立在了舞台上。

首演至今，《玄奘西行》已经在国

内外演出50余场。《人民音乐》原常务副主编于庆新说：“复演率是衡量一部剧目重要指标。《玄奘西行》经过了市场检验，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 《玄奘西行》：积极探索民乐创新之路



《玄奘西行》剧照 本报记者 卢旭摄

## 曲剧《核桃湾》演活脱贫攻坚生动故事

崔松良

“这台戏对俺教育很深，在台下，俺的手都拍红了，觉得脱贫致富更有劲了！”日前，在“国家级优质核桃示范基地”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华峰乡上演的垣曲县曲剧团新编现代戏《核桃湾》，得到一位当地群众的拍手称赞和连声叫好。

“我们村是从黄河岸边搬迁到这里的移民村，前些年响应县里号召，栽植核桃树1000余亩，进入盛果期后，每年亩均可收入2000元。但有些村民放松管理，没把产业当回事。看了这台戏，对大伙儿触动很大。”垣曲县华峰乡东滩村党支部书记张忠学感慨地说。

垣曲县是国家重点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中涉及山西的移民大县，工程实施中共淹没土地10万亩，动迁42个村4.2万人。为了国家建设，垣曲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不仅耕地少了，农民收入也下降了，一度成了山西的省定贫困县。4年前，垣曲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将核桃种植作为“一县一业”和脱贫攻坚的特色产业，目前全县已发展30万亩，

有10万亩开始挂果收益。到“十三五”末，垣曲县的核桃种植面积将达到40万亩。

然而，在做大核桃种植产业的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也暴露出来。一些村民缺乏技术管理经验，一些人担心销售难，顾虑多，种植劲头不大，有的甚至准备砍树改种其他农作物。

现代曲剧《核桃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搬上了舞台。剧中主人公是从林业局调到“核桃湾”村担任第一书记的何富民，他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请来专家现场培训技术，通过电商平台打开核桃销售渠道，带领村民积极投入到核桃经济林科学管理中，使果农们真正把核桃树当成了“摇钱树”。该剧揭示了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的重要性，告诉人们脱贫攻坚不仅要扶贫，也要扶志、扶智。

据了解，垣曲县早在2017年6月就开始筹划这部曲剧的创排。垣曲县委、县政府对编排这台脱贫攻坚现代戏十分重视，拨付专款用于创作，要求剧目内容符合时代要求，

故事贴近百姓，努力打造精品，真正用文艺形式助推脱贫工作。

一剧之本，至关重要。该剧编剧由垣曲籍国家一级编剧申大局担纲，他深入农村采风，接触了许多乡村干部和果农，从农家和果园了解了可敬的典型人物和鲜活故事。垣曲县委书记杨彦康、县长麻军泽为剧本把关，宣传文化部门将创排该剧当作一项文化工程来抓，向运城文化界、戏曲界专家征求意见。据统计，该剧剧本就先后进行了13次修改，还做了3次舞台呈现修正和两版音乐设计。

垣曲曲剧是山西省级非遗，为排出一台助力精准扶贫的非遗特色剧目，垣曲县曲剧团举全团之力，组织名演员、“台柱子”加紧排练，前后经过了一年半的精心打磨。该剧第一次搬上舞台后，垣曲县领导和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成了首批观众，之后又不断修改、充实、完善，继而在垣曲县人民大会堂连续公演5场，

反响热烈。今年金秋时节，垣曲县曲剧团深入乡村为农民演出，深受干部群众欢迎。皋落乡老屋沟村第一书记范保珠曾因工作业绩突出受到运城市委和垣曲县委表彰，他说：“这台现代戏故事情节曲折，高潮迭起，自始至终充满正能量，剧中讴歌的这位带领村民靠核桃产业脱贫的第一书记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垣曲县鼎诺合作社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栽植核桃1500亩，该合作社负责人张刘生说：“这台戏不仅编得好、导得好，也演得好、唱得好，剧情切合实际，符合百姓口味，感染力很强。”

一台脱贫攻坚现代戏，一片乡村百姓受教育。许多贫困户看了现代戏《核桃湾》振作了脱贫精神，增强了脱贫信心，自觉性和紧迫感越来越强，特别是从戏中得到启示和鼓励，表示不等不靠，要用勤劳的双手和自身奋斗去脱贫。如今，垣曲县自上而下管护核桃树再掀热潮，村民们高兴地说，照这样下去，明年核桃定会有个好收成。

## 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共商合作共赢机制

本报讯(记者陈璐)10月25日，首届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大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来自中国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巴西博物馆、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印度国家博物馆、南非迪宗博物馆等的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在欢迎词中说，本次会议是金砖五国博物馆界交流合作的一座里程碑，希望进一步推动各国博物馆资源互联互通，助力文化领域合作朝着更深、更远、更广的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会上，与会代表重点探讨了联盟成立事宜、联盟合作机制和未来五年合作计划，通过了联盟章程，并签署联盟成立宣言与备忘录，达成一系列共识。会议宣布金砖国家博

物馆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担任首届联盟主席。

根据联盟宣言，金砖国家博物馆将在联盟框架下开展交流与合作，每两年举办一次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大会。未来5年，联盟成员计划通过举办联合巡展、专业人员学术交流及培训、探讨开设联盟门户网站等，增进成员间了解互信，促进信息共享，合力推介金砖国家文化遗产。

王春法表示，金砖国家拥有许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和丰富文化财富，各国国家博物馆承担着保护、继承、弘扬这些遗产的历史责任。金砖国家博物馆联盟成员在北京首次相聚，对于开创金砖国家文化交流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相信通过携手努力，金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 《田青文集》首发

本报讯 10月2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办的“《田青文集》首发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

田青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是知名音乐学家、非遗保护专家。

《田青文集》对田青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作了一次总结。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田青文集》共9卷，正卷7卷、附卷2卷。其中，正卷计2600千字，收录了田青绝大部分的文章和演讲录，除已出版的专著、文集，还包括过

去几十年散见于报纸、刊物、网络的学术论文、讲演、访谈及其他各类文章。卷一、卷二为宗教文化与宗教音乐领域的专著和论文集，卷三为中国音乐史论领域的论文与专著合集，卷四、卷五为非遗保护与原生态领域的论文集，卷六为散文与评论，卷七为文学与创作。附卷2卷包括《田青印象》和《田青年表》。

田青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努力打通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壁垒，对传承发展琴学、昆曲、民族民间音乐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长期从事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等观点受到业界广泛赞同。(欣文)

## 广州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获中国版权金奖

本报讯(驻广东记者谭志红)由国家版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办的2018年中国版权金奖颁奖典礼近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荣获2018年中国版权金奖·保护奖，这是本次评奖中全国唯一一个获奖的文化执法机构。

中国版权金奖是我国版权领域的最高奖项。2018年中国版权金奖设作品奖、推广运用奖、保护奖和管理奖4个奖项20个获奖对象，其中，保护奖授予积极为权利

人主张权益、探索运用创新方式解决版权保护相关问题，为净化版权市场运行环境、规范版权市场秩序和促进版权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单位。

自2005年3月成立以来，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加强队伍建设，健全制度机制，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先后办理各类案件5230宗，查处侵权盗版案件685宗，完成国家版权局、广东省版权局督办重大案件37宗，为广州创建创新型城市作出了突出贡献。

(上接第一版)

“你们是怎么留下来的?”我问道。“当时只是大学分配，但一走进敦煌，进入石窟，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从此便开始了与千年时光的对话。”她回答得异常平静，仿佛只是和我唠家常，“也想过走，但好像就这么一待就是一辈子了。”这位也曾有过青春年华的姑娘，就这样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敦煌的文物保护事业。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次次走进敦煌，走近敦煌人。慢慢地，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敦煌的艺术，一代代敦煌人的故事也在感动着我。

敦煌的夜，是静的。走在莫高窟周边的沙漠里，你会觉得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沙漠吞噬了。

敦煌人的工作，是静的。每天清晨，他们拎起工具箱，进入洞窟，开始了“与世隔绝”的工作。

敦煌人的生活，也是静的。他们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保护璀璨文化艺术的理想信念。

敦煌的生活，很艰苦，但敦煌人对此从来只是轻描淡写。所以，我在创作该剧时，艰苦并不是我的重点，而是把着眼点放在每个独立的个体是如何面对这荒漠深处的孤独与寂寞。艺术的魅力或许多少填补了一点物质的匮乏，但真正揪心的，应该是在如此安静的环境中，敦煌人独自面对时间流逝，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抉择，还要面对自我。

《敦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40年代，一群年轻艺术家不畏大漠艰险、物资匮乏，怀着虔诚和理想远道而来。其中，音乐家念予从法国巴黎来大漠寻找创作灵感，与扎根在莫高窟的画家吴铭相恋，这对恋人对艺术抱有同样的追求，却因人生轨迹的不同最终分开。青春与爱情是穿越时空的引子，东方婉约的舞蹈与西方典雅的芭蕾舞在舞台上相遇、融合……

在创作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无数人把他们的身影投注在了那千年石窟之上，这让我深深意识到，敦煌石窟不仅仅是沙石和颜料构成的，更让无数生命也曾附着于

此——这里是一个有生命的敦煌。而这，也是我在舞剧中想要表现的。让我高兴的是，《敦煌》一面世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但我知道这是不够的，《敦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大家常说，十年磨一剑。我也深信这一点。随着一次次去敦煌采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敦煌的认知、对自己创作能力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作品因此不断“生长”。通过这样一种自觉的采风，我意识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应该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拿来主义、走走形式，更不是闭门造车。

如今，现实题材舞剧很多，但能深深感动观众的却不多。究其原因，我想“生活”也许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共存于同一种环境、同一种状态，“走”不出去就“落”不下来，相对的困扰和类似的兴奋，“眼睛”和“心”有时都“复制、粘贴”，这样的话，作品怎么可能走进观众内心？最感动观众的，应该像一束微弱之光，而我们循着光找到那盏灯。这盏灯不但是用来给自己照路，它是一个方向，是艺术的方向，是心的方向。我们舞剧创作者要传递给观众的不是花哨的舞台和缭乱的舞姿，而是让你不得不说的真心、不得不表的真意。

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时，我们讲述的故事是当下的，但不应局限于仅仅为观众讲故事，更应该更多地引发观众思考。这样的作品才能立得长远。

《敦煌》在敦煌演出的第二天，一位在敦煌文博会上卖展品的阿姨叫住了我。她对我说：“我以前不喜欢舞剧，但《敦煌》让我感动了。其实，我也是因为看了一本书才来到了敦煌。而在舞剧里，我更看到了为敦煌奉献的那些人，看到了那些人所发挥的价值。通过这部剧，我对舞剧有了兴趣。”

我希望，通过对《敦煌》的不断修改，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敦煌、爱上舞剧、爱上芭蕾。我也希望更多艺术工作者找到自己的那盏“心灯”，走进一个充满无限向往的世界。

(作者系中央芭蕾舞团编导)